

# 聖典

聖典卷之二十三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優禮前代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左副將軍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家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拜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也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

是月元順帝孫買的里八剌朝見封爲崇禮侯

上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爲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此北人但知食肉飲酪且不耐暑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后其欲歸當遣還沙漠

七年九月丁丑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長茂遇秋而零落之所感猶知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

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官者咸禮袁不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賀的里八剌辭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嚮即欲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爾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于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骨肉之愛又謂二官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

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於沙漠

命禮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末帝能知天命遁歸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殁可遣使弔祭禮部臣對曰道理遼遠使者難至彼久離中華漸變異俗非典禮所加

上曰帝王以天下為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其臣悅況典禮所加其孰肯逆德合禮哉

上乃自為文祭之

抑瑞

吳元年四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　仁等獻瑞麥
上下令諭民曰自渡江川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
麥來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莖兩岐丁
酉歲應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
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
由民人勤於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
力畎畝以奉父母畜妻子以永為太平之民共享
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周嘉禾同穎
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

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脩
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
然也
上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為國家者豈可恃此而
怠乎
洪武二年四月癸巳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府
并澤州各獻瑞麥凡十二本群臣皆賀
上曰朕為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
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國家

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後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群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應奉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

寰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覲
日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懽豫神應之以此也翰林
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
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柏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
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萬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

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
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
示於天下後世也群臣皆頓首謝
三年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
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
上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饑饉朕憫其民故特遣人賑
恤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
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
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鬭爭之事時和歲

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爲瑞世亏此桼之異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

四年七月壬子

上諭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驕誣至於天災咎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沆薨大臣首啟天書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

繼於途獻草芝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誠
況為天下國家而可以偽乎爾中書省自今凡祥
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
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兢大于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
神子聖孫萬世之謨訓也
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蔕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
曰

仁下臨御同蔕之瓜産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實爲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

瓜連蔕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

蔕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

當也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

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保民不至於

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

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職也
犒其民而遣之
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稱賀獻
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
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
聞災而懼或以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
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
脩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
賀
上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
召昔舜有卿雲之歌當時有元凱岳牧之賢相與
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
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
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生心
警戒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再見翰林院學士劉

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
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美
慶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非悖災亦
可彌苟爽其德雖祥無補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
此也
二十八年七月戊辰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
繭群臣表賀
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

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爲
賤貨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來謝夏煜之
命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粟
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甲辰三月己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
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

亡卽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上曰旣富豈不驕乎旣貴豈不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巳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洪武元年三月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塲可興舉

者

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凋瘵之時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

四月辛丑蘄州進竹簟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

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十月甲子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六年二月庚寅海曺回回以番香阿剌吉為獻阿剌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為婦人容飾

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為容飾之資徒
啟奢靡耳却其獻不受
十一月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
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
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刈獲
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
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
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

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劫卜監藏羅古羅思喃哥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素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十年五月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其言謬戾不中理
上召而詰之曰汝言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之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
十五年四月庚辰康州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緑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
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絶之恐
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制
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
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
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
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
冶鐵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治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殺下殺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爲
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
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
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
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
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
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屛異端

吳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見一老人

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
神也言訖遂不見耆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
與此小人語邪今後凡事涉恠誕者勿以聞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上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
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說口美色之眩目人鮮

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决去之也戰國
之時從横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
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
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
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知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
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三年十二月己巳

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忽召至諭之曰神仙之
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
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
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
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
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
於世者若謂神仙混俗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
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慾以養中和自可延
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

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五年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石嚴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

上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緯可干漢之文成武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也

二十八年七月丁巳有道士以書獻

上郡之侍臣請留覽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
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
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
受其獻迂誕恠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
惑

皇明典卷之二十三終

聖典卷之二十四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撫馭四夷

甲午冬十二月釋元萬戶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

上初獲之以其爲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心在北歸令強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遂遣等以爲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

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因召納哈
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况
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汝歸仍從汝主于彼因
賫而遣之納哈出辭謝而去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
廣西入見
上問廣西兩江黄岑二氏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
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
彼始畏服

上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

二年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可無邊患

上曰溪洞猺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之日漸教化則自不爲非數年之後皆爲良民何必遷也

三年十二月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不得已而來歸及其安養閒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宜遷之內地庶無後患

上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爲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四年九月辛未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輙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册爲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五年正月壬子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斡的赤剌丹八兒仙奉金葉表來貢

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的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各四疋斡的赤剌丹八兒仙等文綺紗羅各二疋傔從高麗布各二疋

三月高麗國王王顓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來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
但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
令其國王與群下熟議之為父兄者果願遣子弟
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即遣使
護送至京或居一年半年聽其歸省也
八月己卯貴州宣慰使靄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
連結仡佬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
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靄翠所激謂大都督府
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

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愼守邊境羈縻所請不從將啟邊釁宜預防之

是月甲申詔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禦倭寇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兵興以來百姓供給煩煩今復有興作乃重勞之然所以爲此者爲百姓去殘害保父母妻子也朕恐有司因此重科吾民反致怨讟爾中書出榜諭之違者罪不赦

十月甲午先是

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
答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顓至是
顓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
匹并鞍韂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
旦使金湑等先至京師
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
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
延安答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旣困
敝其民而使涉海道路險遠如洪師範歸國蹈覆

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
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若九州之外蕃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
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
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
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之布十疋
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共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
洋瑣里爪哇渤尼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國新附
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如

上旨諭其王仍有語賜顯藥餌

十二月安南陳叔明遣其臣譚應昂等奉表謝罪

幷貢方物且請封爵應昂懇陳前王日熞因病而

歿叔明遜避于外爲國人所立

上曰日熞旣病卒國人當爲之服叔明宜以前王印

視事俟能保安疆境撫輯人民然後定議命中書

下廣西行省備述斯意以諭之賜應昂等紗羅夏

布遣還

六年十一月己酉占城國遣使上言安南以兵侵

本國仗天朝威靈敗之境上上謹遣使告捷
上語省臣曰海外諸國阻山隔海各守境土其來久
矣前年安南表言占城犯境今年占城復稱安南
擾邊二國皆事朝廷未審彼此曲直其遣人往諭
二國各宜罷兵息民毋相侵擾仍賜占城國王文
綺及其使者遣還
七年正月宣化府太平諸洞土官可主什用子南
黑虎等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蠻夷在前代多負險阻不受朝命

今無間遠邇皆入朝奉貢顧朕德薄何以當之古之王者待遠人厚往而薄來其加文綺襲衣以賜之

三月甲戌中書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旣入版圖卽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爲始每歲納糧四千五百石以爲軍儲貴州金筑程番等十四長官司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爲令

上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

率先來歸所有田稅隨其所入不必復為定額以
徵其賦
是月己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之人送至
京中途有逃竄者
上敕諭邊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
皆吾赤子今既來歸又輒逸去盖彼生長之日深
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有來歸者爾
等善撫綏之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之便其
畜牧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使失所

七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立威

上覽此諭之曰汝策雖善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畏威爲疆正爲此耳

八月故元國公乃兒不花遣人至大同言欲來降既而懼有侵邊之釁不果來

上遣使諭之曰爾遣人自大同來言欲於平地駐劄

意在臣順卻慮前日犯邊之故又恐不容朕思果
有此論是何言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安民
而已豈有懷私讎以致傷物命耶且爾等本元之
臣彼匆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存爾不得不聽命於
彼前日犯邊各為其主爾何慮哉去就之機在乎
識時今者入國觀光繼其時也誠與不誠亦在於
爾彼中若有知運者使上觀天象下察人事自取
避凶趨吉之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九年五月安南國王陳煓遣其通議大夫黎亞夫

等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諸夷限山隔海若朝貢無節實勞遠人非所以綏輯之也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諭以古禮或三年或世見今乃復遣使至甚無謂也其更以朕意諭之番夷外國當守常制三年一貢無更煩數來朝使臣亦惟三五人而止奉貢之物不必過厚存其誠敬可也

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

上諭之曰爾先世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然
繼世非難保業爲難知保業爲難則志不可驕欲
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
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于永久矣
是月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
上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
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
撫之使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
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

道也仁智辭歸至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
上命禮部遣官致祭勅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十三年七月丙辰遣還廣西兩江思明等府聽事
民百二十九人先是部令兩江思明等府民入京
聽差遣凡事有關于其地者則遣之至是
上謂禮部臣曰溪洞之民遠居京師去土懷鄉多有
生疾者或致死亡非懷遠人也其各遣還鄉里給
鈔爲道里費
九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陽須文旦進表

及象馬方物中書省臣不以時奏内臣因出於道

見其使者以聞

上亟召使者見之嘆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因勅責

省臣曰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彼四夷外國有至誠

來貢者吾以禮待之今占城來貢方物旣至爾宜

以時告禮進其使者顧乃泛然若罔聞知爲宰相

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者固當如是耶省臣

皆叩頭謝罪

十二月遣使諭日本國王曰曩宋失馭中土受殃

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有志君子孰不興憤及元運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肆擾鄰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問其所以果然欲較勝負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自殁乎

十五年十一月晉定軍民府知府者額辭歸

上諭之曰王者以天下為家聲教所暨無間遠邇児

普定諸郡客邏中國慕義來朝深可嘉也今爾既還當諭諸酋長凡有子孫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以變其土俗同於中國豈不美哉復賜者額金帶及織金文綺五匹帛十四匹鈔四百錠

十八年正月戊寅

上諭禮部臣曰稽載之間蕃邦小國多矣有能知天命守分限不恃險阻脩禮事上以保生民未有不綿其國祚若施譎詐肆侮慢未有不構兵禍以殄

其民高麗王王顓自朕即位以來稱臣入貢於當

推誠待之大要欲使三韓之人舉得其安豈意王

顓被殺而殞其臣欲掩已惡來請約束朕數不允

聽彼自爲聲教而其請不已是以索其歲貢然中

國豈以此爲當不過以試其誠僞耳今旣聽命其

心已見宜再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

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汝宜以此意諭之

二十年三月癸酉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

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上不聽諭禮部曰朕待諸蕃國務以誠信彼前聽約
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聽受直豈其
本心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
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康勝宗侯高麗
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
直仍報其王知之
六月己卯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
象梧藤等州山谿峻險猺賊出沒不常實爲民患
臣愚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猺民皆便習弓弩

慣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檢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

上曰蠻夷梗化彼計然也彼守土之官能招徠之何用戎武若無罪但令謹其防禦彼不爲患耳苟其爲惡不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

二十一年四月壬戌朝高麗王禑表言文高和定等州本爲高麗舊地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以爲統屬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數州之地如高麗所言似合隸之以理勢言之舊既爲元所統今當屬於遼況今鐵嶺已置衛自屯兵爲守其民各有統屬高麗之言未足爲信且高麗地壤舊以鴨綠江爲界從古自爲聲教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爲其自生釁端也今復以鐵嶺爲辭是欲生釁矣遠邦小夷固宜不與之較但其詐僞之情不可不察禮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國王俾各安分毋生釁端

二十二年八月癸卯高麗國復遣使來奏權國事

王昌乞入朝

上不許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國中多故陪臣忠逆混淆所爲皆非良謀廢立自由豈三韓世守之道哉彼旣因其主來言童子入朝必有隱謀不可信也彼苟以逆爲常事皆繼踵而爲之則人倫斁而禮義亡矣爾禮部其諭高麗使童子不必來朝果其國有賢智之臣明君臣之分綏民安國雖數世不朝亦無所責不然雖連歲來朝亦何益哉

二十三年正月癸未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

王氏後實辛旽子禑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
別求王氏宗親定昌國院君王徭迎立嗣位以續
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
今云廢黜異姓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子
入廟吾不聽者意必執國政者所爲今其情見矣
且其真僞莫知若果爲本國臣民所推亦聽其自
爲儻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虛妄必將禍起不
測皆自取也爾宜備咨其國人知之

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効順
方物之貢歲以爲常朕念彼知嚮慕中華服我聲
教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
煩實勞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
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也
二十八年八月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
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

宜告以趙宗壽之故不可赦安南當慎守邊境毋
啟納叛之謀若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辛矣亨
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畏恐即奉詔貽書亨泰
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覆燾教戒不啻如
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
上之誠惟閤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
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十月緬國王卜剌浪遣使桑乞剌查貢方物因言
百夷思倫發屢出兵侵奪其境土之故

上謂廷臣曰遠夷相爭葢其常事然國中撫馭四夷
必使之無事當遣使諭解之
二十九年正月乙亥朝鮮國王李旦遣其臣知門
下府事鄭摠來請印誥
上并許謂禮部尚書門克新曰古昔帝王列聖相承
建邦錫土撫安華夏其四夷外蕃風殊俗異各有
酋長自治其民初不以中國之法令治之此內外
遠近之別也今朝鮮僻在東隅遠隔山海朕嘗敕
其國禮從本俗使自爲聲教來則受之去亦勿追

今來請印誥實非誠心固難與之爾禮部其咨李
旦使知朕意
二月安南以其前王陳叔明卒遣其臣來告哀
上以叔明簒弑得國諭禮部臣曰安南自陳叔明逼
逐其主陳日煃使不得其死因簒其位廢置相仍
未嘗來告叔明懷姦挾詐殘焬其主自圖富貴不
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
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效尤狂謀
蠭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

知之

三十年正月

上諭禮部臣曰自古分茅胙土之君必得正人君子

國家乃昌任用小人必亂其邦朝鮮國王李旦因

王氏數終天將更運遂有三韓之地更號朝鮮儀

從本俗法守舊章有國之道全矣柰何謀慮不遠

罔知事大之道左右所用皆輕薄小人不能以德

助王撰述表箋浸求搆禍之言置王於無容身之

地此徒用何益雖在朕不以爲意然神明有知禍

不可逆爾禮部移文朝鮮國王俾知朕意

三十一年三月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冠帶先是

察度遣使來朝請中國冠帶

上曰彼外夷能慕我中國禮義誠可嘉尚禮部其圖

冠帶之制往示之於是遣其臣亞蘭匏等來貢謝

恩復以冠帶爲請命如制賜之幷賜其臣下冠服

聖典卷之二十四終 楊國俊寫

聖典後序

先宗正纂是書成業二十餘年萋以未經奏

御未敢殺青然其副本有流傳人間者友人王職方氏篤好墳典四部七録架踰

鄴籤而購求不已一日相過詢及比所得書出此以示芙曰此先宗正之編也弁告之故職方曰太史公有云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彼吾學憲章諸書豈必

皆奏

御而始傳乎當亟為梓之梓

成而職方序其端其引子

政父子美何敢當顧唯一

代之興不越創守二塗而

善創者不必善守啟嗣禹

服成績武烈此其上也若
漢高宋藝其規劃之制似
亦草草而武帝狹小之幾
于績秦神宗更新之遂至
階亂乃知先代成憲未可
輕議也况我

高皇秉乾立制蹈漢軼宋真所
謂禹之有典有則以貽子
孫武之咸政罔缺啟佑後
人者故先宗正殫精多年
藩溷之區亦着鉛槧用成
是書非敢云予建之求自

試亦唯是

聖子

神孫無忝

皇祖賡幾或有取焉是亦芻蕘

之思云爾羙昔從先宗正

受詩也至假樂之篇其嘉

成王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法祖之謂也而其四章曰不懈于位夫其位之不懈即堯舜兢業之旨而敢以漢武之狹小宋神之新法以變亂我祖宗之成

法乎斯善于由舊者也此
書之出羙他日亦且奏
御敢以臆見爲
黼扆之獻
萬曆癸丑秋日
周藩輔國中尉奉

勅提督宗學宗正勤蘷謹識

後序終